

東周列國志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
書局
刊行



繪圖東周列國志 卷二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

話說荀息擁立公子奚齊，百官都至喪次哭臨。惟狐突托言病篤不至。里克私謂平鄭父曰：「孺子遂立矣，其若亡公子何？」平鄭父曰：「此事全在荀息。姑與探之。」二人登車同往荀息府中。息延入，里克告曰：「主上晏駕，重耳夷吾俱在外，叔爲國大臣，乃不迎長公子嗣位而立嬖人之子，何以服人？且三公子之黨怨奚齊，子母入於骨髓，只礙主上耳。今聞大錯，必有異謀。秦翟輔之於外，國人應之於內，子何策以禦之？」荀息曰：「我受先君遺托而傳奚齊，則奚齊乃我君矣。此外不知更有他人，萬一力不從心，惟有一死以謝先君而已。」平鄭父曰：「死無益也，何不改圖？」荀息曰：「我既以忠信許先君矣，雖無益，敢食言乎？」二人再三勸諭，荀息心如鐵石，終不改言，乃相辭而去。里克謂鄭父曰：「我以叔有同僚之誼，故明告以利害，彼堅執不聽，奈何？」鄭父曰：「彼爲奚齊，我爲重耳，各成其志，有何不可？於是二人密約，使心腹力士變服，雜於侍衛服役之中，乘奚齊在喪次，就刺殺於苦塊之側。時優施在傍，挺劍來救，亦被弑。一時幕間大亂，荀息哭臨方退，聞變大驚，疾忙趨入，撫屍大慟曰：「我受遺命托孤，不能保護，太子之罪也。便欲觸柱而死，驪姬急使人止之曰：『君柩在殯，大夫獨不念乎？』且奚齊雖死，尚有卓子在，可輔也。」荀息乃誅守墓者數十人，卽日與百官會議，更扶卓子爲君。時年纔九歲，里克平鄭父佯爲不知，獨不與議。梁五曰：「孺子之死，實里克二人爲先太子報仇也。今不與公議，其迹昭然，請以兵討之。」荀息曰：「二人者，晉之老臣，根深黨固，七與大夫半出其門，討而不勝，大事去矣。不如姑隱之，以安其心而緩其謀。俟喪事既畢，改元正位，外結鄰國，內散其黨，然後乃可圖矣。」梁五退，謂東關五曰：「荀卿忠而少謀，作事迂緩，不可恃也。里克雖同志而克爲先太子之冤，銜怨獨深。若除克，則平氏之心憤矣。」東關五曰：「何策除之？」梁五曰：「今喪事在邇，誠伏甲東門，視其送葬，突起攻之，此一夫之力也。」東關五曰：「善。我有客屠岸夷者，能負三千鈞，絕地而馳，若噴以爵祿，此人可使也。乃召屠岸夷而語之，夷素與大夫雕敞相厚，密以其謀告於雕敞。問此事可行否，敞曰：『故太子之冤，舉國莫』

不痛之。皆因驪姬母子之故。今里至二大夫。欲殲驪姬之黨。迎立公子重耳爲君。此義舉也。汝若輔佐仇忠。釋此不義之事。我等必不容汝。徒受萬代罵名。不可不夷。曰。我僑小人不不知也。今辭之何如。驪姬曰。辭之。則必復遣他人矣。子不如佯諾。而反戈以誅逆黨。我以迎立之功。與子不失富貴。而且有令名。與爲不義殺身。孰得。屠岸夷曰。大夫之教是也。驪姬曰。得無變否。夷曰。大夫見疑。則請盟。乃割雞而爲盟。夷去。敵即與不鄭父言之。鄭父亦言於里克。各整頓家甲。約定送葬日齊發。至期。里克稱病不會葬。屠岸夷謂東關五曰。諸大夫皆在葬。惟里克獨留。此天奪其命也。請授甲兵三百人。圍其宮而殲之。東關五大悅。與甲士三百。僞圖里克之家。里克故意使人如墓告變。荀息驚問其故。東關五曰。聞里克將乘隙爲亂。吾等輒使家客以兵守之。成則大夫之功。不成不相累也。荀息心如芒刺。草草畢葬。即使二五勒兵助攻。自己奉卓子坐於朝堂。以俟好音。東關五之兵先至東市。屠岸夷來見。托言稟事。猝以臂拉其頸。頸折墜。軍中大亂。屠岸夷大呼曰。公子重耳。引泰翟之兵已在城外。我奉里大夫之命爲故太子申生伸冤。誅姦佞之黨。迎立重耳爲君。汝等願從者皆來。不願從自去。軍士聞重耳爲君。無不踴躍願從者。梁五聞東關五被殺。急趨朝堂。欲同荀息。奉卓子出奔。卻被屠岸夷追及。里克不鄭父。驪姬各率家甲一時亦到。梁五料不能脫。拔劍自刎。不斷。被屠岸夷雙手擒來。里克趁勢揮刀。劈爲兩段。時左行大夫共華亦統家甲來助。一齊殺入朝門。里克仗劍先行。衆人隨之。左右皆驚。荀息面不改色。左手抱卓子。右手舉袖掩之。卓子懼而啼。荀息謂里克曰。孺子何罪。寧殺我。乞留此先君一塊肉。里克曰。申生安在。亦先君一塊肉也。顧屠岸夷曰。還不下手。屠岸夷就荀息手中奪來。擲之於階。但聞跣踴一聲。化爲肉餅。荀息大怒。挺佩劍來闕里克。亦被屠岸夷斬之。遂殺入宮中。驪姬先奔賈君之宮。賈君閉門不納。走入後園。從橋上投水中而死。里克命戮其屍。驪姬之婢雖生卓子。無寵無權。恐不殺。錮之別室。盡滅二五及優施之族。聶仙有詩嘆驪姬云。

譜殺中生意若何。要將稚子掌山河。一朝母子遭駢戮。笑殺當年暇豫歌。又有詩嘆荀息從君之亂命。而立庶孽。雖死不足道也。詩云。

昏君亂命豈宜從。猶說經效死忠。璧馬智謀何處去。君臣束手一場空。

里克大集百官於朝堂。議曰。今庶孽已除。公子中惟重耳最長且賢。當立。諸大夫同心者。請書名於簡。平鄭父曰。此事非孤老夫不可。里克即使人以車迎之。狐突辭曰。老夫二子從亡。若與迎是同弒也。突老矣。惟諸大夫之命是聽。里克遂執筆先書己名。次平鄭父。以下共華賈華驢黻等共三十餘人。後至者俱不及書。以上士之銜假屠岸夷使之奉表往翟季迎公子重耳。重耳見表上無狐突名。疑之。魏犢曰。迎而不往。欲長爲客乎。重耳曰。非爾所知也。羣公子尚多。何必我。且二孺子新誅。其黨未盡。入而求出。何可得也。天若祐我。豈患無國。狐偃亦以乘喪因亂。皆非美名。勸公子勿行。乃謝使者曰。重耳得罪於父。逃死四方。生既不得展。聞安待膳之誠。死又不得盡視含哭泣之禮。何敢乘亂而貪國。大夫其更立他子。重耳不敢違。屠岸夷還報。里克欲遣使再往。大夫梁繇靡曰。公子孰非君者。豈迎夷吾乎。里克曰。夷吾貪而忍。貪則無信。忍則無親。不如重耳。梁繇靡曰。不猶愈於羣公子乎。衆人俱唯唯。里克不得已。乃使屠岸夷輔梁繇靡迎夷吾於梁。且說公子夷吾在梁。梁伯之女妻之。生一子名曰圉夷。吾安居於梁。日夜望國中有變。乘機求入。聞獻公已薨。即命呂錡甥襲屈城據之。荀息爲國中多事。亦不暇問。及聞奚齊卓子被殺。諸大夫往迎重耳。呂錡甥以書報夷吾。夷吾與驍射卻芮商議。要來爭國。忽見梁繇靡等來迎。以手加額曰。天奪國於重耳。以授我也。不覺喜形於色。卻芮進曰。重耳非惡得國者。其不行必有疑也。君勿輕信。夫在內而外求君者。是皆有大欲焉。方今晉臣用事。里平爲首。君宜捐厚賂以啖之。雖然。猶有危。夫入虎穴者。必操利器。君欲入國。非借強國之力爲助不可。鄰晉之國。惟秦最強。子盍遣使卑辭以求納於秦乎。秦許我。則國可入矣。夷吾用其言。乃許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許平鄭父以貨葵之田七十萬。皆書契而緘之。先使屠岸夷還報。留梁繇靡使達手書於秦。并道晉國諸大夫奉迎之意。秦穆公謂蹇叔曰。晉亂待寡人。而平上帝先示夢矣。寡人聞重耳夷吾皆賢公子也。寡人將擣而納之。未知孰勝。蹇叔曰。重耳在翟夷吾在梁地。皆密邇君。何不使人往弔。以觀二公子之爲人。穆公曰。諾。乃使公子繫先弔重耳。次弔夷吾。公子繫至翟。見公子重耳。以秦君之命稱弔。禮畢。重耳即退。繫使聞者傳語。公子宜乘時圖入。寡君願以敝賦爲前驅。重耳以告趙衰。趙衰

曰卻內之迎而借外寵以求入雖入不光矣重耳乃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辱以後命亡人無寶仁親爲寶父死之謂何而敢有他志遂伏地大哭稽顙而退絕無一私語公子繫見重耳不從心知其賢嘆息而去遂弔夷吾於梁禮畢夷吾謂繫曰大夫以君命下弔亡人亦何以教亡人乎繫亦以乘時圖入相勸夷吾稽顙稱謝入告卻芮曰秦人許納我矣卻芮曰秦人何私於我亦將有取於我也君必大割地以賂之夷吾曰大割地不損晉愛卻芮曰公子不反國則梁山一匹夫耳能有晉尺寸之士乎他人之物公子何惜焉夷吾復出見公子繫握其手謂曰里克丕鄭皆許我矣亡人皆有以酬之且不敢薄也苟假君之寵入主社稷惟是河外五城所以便君之東遊者東盡虢地南及華山內以解梁爲界願入之於君以報君德於萬一出契於袖中面有德色公子繫方欲謙讓夷吾又曰亡人另有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珎六雙願納於公子之左右乞公子好言於君亡人不忘公子之賜公子繫乃皆受之史臣有詩云

重耳憂親爲喪親夷吾利國喜津津但看受弔相懸處成敗分明定兩人

繫返命於穆公備述兩公子相見之狀穆公曰重耳之賢過夷吾遠矣必納重耳公子繫對曰君之納晉君也憂晉乎抑欲成名於天下乎穆公曰晉何與我事寡人亦欲成名於天下耳公子繫曰君如憂晉則爲之擇賢君第欲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賢者均之有置君之名而賢者出我上不賢者出我下二者孰利穆公曰子之言開我肺腑乃使公孫枝出車三百乘以納夷吾秦穆公夫人乃晉世子申生之嫡是爲穆姬幼育於獻公次妃賈君之宮甚有賢德聞公孫枝將納夷吾於晉遂爲手書以屬夷吾言公子入爲晉君必厚視賈君其羣公子因亂出奔皆無罪聞葉茂者本榮必盡納之亦所以固我藩也夷吾恐失穆姬之意隨以手書復之一一如命時齊桓公聞晉國有亂欲合諸侯謀之乃親至高梁之地又聞秦師已出周惠王亦遣大夫王子黨率師至晉乃遣公孫隰朋會周秦之師同納夷吾呂飴甥亦自屈城來會桓公遂回齊里克丕鄭父請出國舅狐突做主率羣臣備法駕迎夷吾於晉界夷吾入絳都即位是爲惠公即以本年爲元年按晉惠公之元年實周襄王之二年也國人素慕重耳之賢欲得爲君及失重耳得夷吾乃大失望惠公既即位遂立子圉爲世子以狐突號射爲上大夫呂飴甥卻芮俱爲中大夫屠岸夷爲下大夫其餘在國諸臣

一從其舊使梁繇靡從王子黨如周韓簡從隙朋如齊各拜謝納國之恩惟公孫枝以索取河西五城之地尙留晉國惠公有不舍之意乃集羣臣議之號射目視呂飴甥飴甥進曰君所以賂秦者爲未入則國非君之國也今既入矣國乃君之國矣雖不畀秦秦其奈君何里克曰君始得國而失信於強鄰不可不如與之卻芮曰去五城是去半晉矣秦雖極兵力必不能取五城於我且先君百戰經營始有此地不可棄也里克曰既知先君之地何以許之許而不與不怒秦乎且先君立國於曲沃地不過蕞爾惟自疆於政故能兼并小國以成其大君能修政而善鄰何患無五城哉卻芮大喝曰里克之言非爲秦也爲取汾陽之田百萬恐君不與故以秦爲例耳平鄭父以臂推里克克遂不敢復言惠公曰不與則失信與之則自弱畀一二城可乎呂飴甥曰畀一二城未爲全信也而適以挑秦之爭不如辭之惠公乃命呂飴甥作書辭秦書略曰

始夷吾以河西五城許君今幸入守社稷夷吾念君之賜欲即踐言大臣皆曰地者先君之地君出亡在外何得擅許他人寡人爭之弗能得惟君少緩其期寡人不敢忘也

惠公問誰人能爲寡人謝秦者平鄭父願往惠公從之原來惠公求入國時亦曾許平鄭父負葬之田七十萬惠公既不與秦城安肯與里克二人之田鄭父口雖不言心中怨恨特地討此一差欲訴於秦耳鄭父隨公孫枝至於秦國見了穆公呈上國書穆公覽畢拍案大怒曰寡人固知夷吾不堪爲君今果被此賊所欺欲斬平鄭父公孫枝奏曰此非鄭父之罪也望君恕之穆公餘怒未盡問曰誰使夷吾負葬人者寡人願得而手刃之平鄭父曰君請屏左右臣有所言穆公色稍和命左右退於簾下揖鄭父進而問之鄭父對曰晉之諸大夫無不感君之恩願歸地者惟呂飴甥卻芮二人從中阻撓君若重幣聘問而以好言召此二人二人至則殺之君納重耳臣與里克逐夷吾爲君內應請得世世事君何如穆公曰此計妙哉固寡人之本心也於是遣大夫冷至隨平鄭父行聘於晉欲誘呂飴甥卻芮而殺之不知呂卻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

話說里克主意原要奉迎公子重耳。因重耳辭不肯就。夷吾又以重賂求人。因此只得隨衆行事。誰知惠公卽位之後。所許之田分毫不給。又任用驕將呂飴甥。卻芮一班私人。將先世舊臣一概疎遠。里克心中已自不服。及勸惠公畀地於秦。分明是公道話。卻芮反說他爲己而設。好生不忿。忍了一肚子氣。敢怒而不敢言。出了朝門。顏色之間不免露些怨望之意。及至鄭父使秦。卻芮等恐其與里克有謀。私下遣人窺瞰。鄭父亦慮卻芮等有人伺察。遂不別里克而行。里克使人邀鄭父說話。則鄭父已出城矣。克自往追之。不及而還。早有人報知卻芮。芮求見惠公。奏曰。里克謂君奪其權。政又不與汾陽之田。心懷怨望。今聞至鄭父聘秦。自駕往追。其中必有異謀。臣素聞里克善於重耳。君之位非其本意。萬一與重耳內應外合。何以防之。不若賜死。以絕其患。惠公曰。里克有功於寡人。今何辭以戮之。卻芮曰。克弑奚齊。又弑卓子。又殺顧命之臣荀息。其罪大矣。念其入國之功。私勞也。討其弑逆之罪。公義也。明君不以私勞而廢公議。臣請奉君命行討。惠公曰。大夫往矣。卻芮遂詣里克之家。謂里克曰。晉侯有命。使芮致之。吾子晉侯云。微子寡人不得立。寡人不敢忘子之功。雖然。子弑二君。殺一大夫。爲爾君者難矣。寡人奉先君之遺命。不敢以私勞而廢大義。惟子自圖之。里克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聞命矣。卻芮復迫之。克乃拔佩劍躍地大呼曰。天乎冤哉。忠而獲罪。死若有知。何面目見荀息乎。遂自刎其喉而死。卻芮還報惠公。惠公大悅。聶仙有詩云。

纔入夷吾身受兵。當初何不死申生。方知中立非完策。不及荀家有令名。

惠公殺了里克。羣臣多有不服者。祁舉共華賈華驪鞮。俱口出怨言。惠公欲誅之。卻芮曰。卒鄭在外。而多行誅戮。以啟其疑叛之心。不可。君且忍之。惠公曰。秦夫人有言。托寡人善視賈君。而盡納羣公子。何如。卻芮曰。羣公子誰無爭心。不可納也。善視賈君。以報秦夫人可矣。惠公乃入見賈君。時賈君色尙未衰。惠公忽動淫心。謂賈君曰。君夫人屬寡人。與君爲歡。君其無拒。卽往抱持。賈君宮人皆含笑避去。賈君畏惠公之威。勉強從命。事畢。賈君垂淚言曰。妾不幸事先君不終。今又失身於君。妾身不足惜。但乞君爲故太子申生白冤。妾得復於秦夫人。以贖失身之罪。惠公曰。二賢子見殺。先太子之冤已白矣。賈君曰。聞先太子尙棄葬新城。君必遷家而爲之立諡。庶冤魂獲安。亦國人之所望於君者也。

惠公許之。乃命卻芮之從弟卻乞，往曲沃擇地改葬。使太史議諡，以其孝敬，諡曰共世子。再使狐突往彼設祭告墓，先謁卻乞，至曲沃，別製衣衾棺槨，及冥器木偶之類，極其整齊，掘起申生之屍，面色如生，但鼻不可當，役人俱掩鼻欲嘔，不能用力。卻乞焚香再拜曰：「世子生而潔，死而不潔乎？若不潔，不在世子，願無駭衆。」言訖，臭氣頓息，轉爲異香。遂重殮入棺，葬於高原。曲沃之人，空城來送，無不墮淚。葬之三日，狐突覓餐品來，到以惠公之命，設位拜奠，題其墓曰：「晉共太子之墓。」事畢，狐突方欲還國，忽見旌旗對對，戈甲層層，簇擁一隊車馬。狐突不知是誰，倉忙欲避。只見副車一人，鬚髮斑白，袍笏整齊，從容下車，至於狐突之前，揖曰：「太子有話奉迎，請國舅卻步。」突視之，太傅杜原款也。恍惚中忘其已死，問曰：「太子何在？」原款指後面大車曰：「此即太子之車矣。」突乃隨至車前，見太子申生冠纓劍佩，宛如生前。使御者下，引狐突升車，謂曰：「國舅亦念申生否？」突垂淚對曰：「太子之冤，行道之人無不悲涕。突何人能勿念乎？」申生曰：「上帝憐我仁孝，已命我爲喬山之主矣。夷吾行無禮於賈君，吾惡其不潔，欲卻其葬，恐違衆意而止。今秦君甚賢，吾欲以晉畀秦，使秦人奉吾之祀。舅以爲何如？」突對曰：「太子雖惡晉君，其民何罪？且晉之先君又何罪？太子舍同姓而求食於異姓，恐乖仁孝之德也。」申生曰：「舅言亦是。然吾已具奏於上帝矣。今當再奏，舅爲姑留七日。」新城之西偏有巫者，吾將託之以復舅也。杜原款在車下喚曰：「國舅可別矣。」牽狐突下車，失足跌仆於地。車馬一時不見，突身乃臥於新城外館，心中大驚，問左右：「吾何得在此？」左右曰：「國舅祭奠方畢，焚祝辭神，忽然仆於席上，呼喚不醒。吾等扶至車中，載歸此處安息。今幸無恙，狐突心知是夢，暗暗稱異，不與人言。只推抱恙留車外館。至第七日未申之交，門上報有城西巫者來見，突命召入，預屏左右以待之。巫者入見，自言素與鬼神通語。今有喬山主者，乃晉國故太子申生，託傳語致意國舅。今已覆奏上帝，但辱其身，斬其胤，以示罰罪而已，無害於晉。狐突佯爲不知，問曰：「所罰者何人之罪？」巫曰：「太子但命傳語如此，我亦不知所指何事也。」突命左右以金帛酬巫者，戒勿妄言。巫者叩謝而去。狐突歸國，私與平鄭父之子平豹言之。豹曰：「吾舉動乖張，必不克終。有晉國者，其重耳乎？」正敘談間，闌人來報：「平大夫使秦已歸，見在朝中復命。二人各別而歸，卻說平鄭父同秦大夫冷至，贊著禮幣數車，如晉報聘，行及絳郊，忽聞誅里克之信。鄭父心中疑慮，意欲轉回秦國，再作

商量又念其子豹在絳城。我一走必累及豹。因此去住兩難。躊躇不決。恰遇大夫共華在於郊外。遂邀與相見。鄭父叩問里克緣由。共華一一敘述了。鄭父曰。吾今猶可入否。共華曰。里克同事之人尚多。如華亦在其內。今止誅克一人。其餘並不波及。況子出使在秦。若爲不知可也。如懼而不入。是自供其罪矣。鄭父從其言。乃催車入城。鄭父先復命訖。引進冷至朝見。呈上國書禮物。惠公啓書看之。略曰。

晉秦甥舅之國。地之在晉。猶在秦也。諸大夫亦各忠其國。寡人何敢曰。必得地以傷諸大夫之義。但寡人有疆場之事。欲與呂卻二大夫面議。幸旦暮一來。以慰寡人之望。

書尾又一行云。原地券納還。惠公是見小之人。看見禮幣隆厚。又且繳還地券。心中甚喜。便欲遣呂飴甥卻芮報秦。卻芮私謂飴甥曰。秦使此來。不是好意。其幣重而言甘。殆誘我也。吾等若往。必刳我以取地矣。飴甥曰。吾亦料秦之懼晉。不至若是。此必平鄭父聞里克之誅。自懼不免。與秦共爲此謀。欲使秦人殺吾等而後作亂耳。卻芮曰。鄭父與克同功一體之人。克誅鄭父。安得不懼。子金之料是也。今羣臣半是里平之黨。若鄭父有謀。必更有同謀之人。且先歸秦使而徐察之。飴甥曰。善。乃言於惠公。先遣冷至回秦。言晉國未定。稍待二臣之暇。卽當趨命。冷至只得回秦。呂卻二人使心腹每夜伏於平鄭父之門。伺察動靜。鄭父見呂卻全無行色。乃密請祁舉共華賈華離敵等。夜至其家議事。五鼓方回。心腹回報所見如此。如此。卻芮曰。諸人有何難決之事。必逆謀也。乃與飴甥商議。使人請屠岸夷至。謂曰。子禍至矣。奈何。屠岸夷大驚曰。禍從何來。卻芮曰。子前助里克弑幼君。今克已伏法。君將有討於子。吾等以子有迎立之功。不忍見子之受誅。是以告也。屠岸夷泣曰。夷乃一勇之夫。聽人驅遣。不知罪之所在。惟大夫救之。卻芮曰。君怒不可解也。獨有一計。可以脫禍。夷遂跪而問計。卻芮慌忙扶起。密告曰。今平鄭父黨於里克。有迎立之心。與七輿大夫陰謀作亂。欲逐君而納公子重耳。子誠僞爲懼誅者。而見鄭父與之同謀。若盡得其情。先事出首。吾卽以所許鄭父負葵之田。劃三十萬以酬子功。子且重用。又何罪之足患乎。夷喜曰。夷死而得生。大夫之賜也。敢不効力。但我不善爲辭。奈何。呂飴甥曰。吾當教子。乃擬爲問答之語。使夷熟記。是夜夷遂叩平鄭父之門。言有密事。鄭父辭以醉寢。不與相見。夷守門內更深。

猶不去。乃延之入。夷一見鄭父，便下跪曰：「大夫救我一命，鄭父驚問其故。」夷曰：「君以我助里克弑卓子，將加戮於我，奈何？」鄭父曰：「呂卻二人爲政，何不求之？」夷曰：「此皆呂卻之謀也。吾恨不得食二人之肉，求之何益？」鄭父猶未深信。又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士心，國人皆願戴之爲君。而秦人惡夷，吾背約，亦欲改立重耳，誠得大夫手書，夷星夜往致重耳，使合秦翟之衆，大夫亦糾故太子之黨從中而起，先斬呂卻之首，然後逐君而納重耳，無不濟矣。」鄭父曰：「子意得無變否？」夷卽嚙一指出血，誓曰：「夷若有貳心，當使合族受誅。」鄭父方肯信之。約次日三更，再會定議。至期，屠岸夷復往，則祁舉共華賈華離微皆先在。又有叔堅、桑虎特宮田祈四人，皆故太子申生門下，與鄭父屠岸夷共是十人，重復對天歃血，共扶公子重耳爲君。後人有詩云：

只疑屠岸來求救，誰料奸謀呂卻爲。強中更有強中手，一人行詐九人危。

不鄭父款待衆人，盡醉而別。屠岸夷私下回報卻丙，丙曰：「汝言無據，必得鄭父手書，方可正罪。」夷次夜再至鄭父之家，索其手書，往迎重耳。鄭父已寫就了，簡後署名，共是十位。其九人俱先有花押，第十屠岸夷也。夷亦請筆書押。鄭父緘封停當，交付夷手。屬他小心在意，不可漏泄。屠岸夷得書，如獲至寶，一逕投卻丙家。呈上丙看，丙乃匿夷於家，將書懷於袖中。同呂飴甥往見國舅驍射，備言如此如此。若不早除，變生不測。驍射夜叩宮門，見了惠公，細述不鄭父之謀。明日早朝，使可面正其罪，以手書爲證。次日，惠公早朝，呂卻等預伏武士於壁衣之內。百官行禮已畢，惠公召不鄭父問曰：「汝欲逐寡人而迎重耳，寡人敢請其罪。」鄭父方欲致辯，卻丙仗劍大喝曰：「汝遣屠岸夷將手書迎重耳，賴吾君洪福，屠岸夷已被吾等同候於城外，擒下，搜出其書。同事共是十人，今屠岸夷已招出，汝等不必辯矣。」惠公將原書擲於案下。呂飴甥拾起，按簡呼名，命武士擒下。只有共華告假在家，未到。另行捕拿，見在八人面面相覷，真個是有口難開。無地可入。惠公喝教押出朝門，斬首。內中賈華大呼曰：「臣先年奉命伐屈，曾有私放吾君之功，求免一死可乎？」呂飴甥曰：「汝事先君而私放吾主，今事吾主復私通重耳，此反覆小人，速宜就戮。」賈華語塞。八人束手受刑。卻說共華在家，聞鄭父等事洩，被誅卽忙拜辭家廟，欲赴朝中領罪。其弟共賜謂曰：「往則就死，盍逃乎？」共華曰：「平大夫之入，吾實勸之，陷

人於死而已。獨生非丈夫也。吾非不愛生，不敢負平大夫耳。遂不待捕至，疾趨入朝，請死。惠公亦斬之。平豹聞父遭誅，飛奔秦國，逃難。惠公欲盡誅里平諸大夫之族。卻芮曰：「罪人不挈古之制也。」亂人行誅，足以儆衆矣。何必多殺以懼衆？心惠公乃赦各族，不誅。進屠岸夷爲中大夫，賞以負葵之田三十萬。卻說平豹至秦，見了穆公，伏地大哭。穆公問其故，平豹將其父始謀及被害緣由細述一遍。乃獻策曰：「晉侯背背之大恩，而修國之小怨，百官聳懼，百姓不服。若以偏師往伐，其衆必內潰。廢置惟君所欲耳。」穆公問於羣臣。蹇叔對曰：「以平豹之言而伐晉，是助臣伐君，於義不可。百里奚曰：『若百姓不服，必有內變。』君且俟其變而圖之。」穆公曰：「寡人亦疑此言。彼一朝而死九大夫，豈衆心不附而能如此？況兵無內應，可必有功乎？」平豹遂留仕秦爲大夫。時晉惠公之二年，周襄王之三年也。是年周王子帶以賂結好伊維之戎，使戎伐京師，而已從中應之。戎遂入城。圍王城。周公孔與召伯廖悉力固守，帶不敢出會戎師。襄王遣使告急於諸侯。秦穆公晉惠公皆欲結好周王，各率師伐戎以救周。戎知諸侯兵至，焚掠東門而去。惠公與穆公相見，面有慚色。惠公又接得穆姬密書，書中數晉侯無禮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許多不是，教他速改前非，不失舊好。惠公遂有疑秦之心。急急班師。平豹果勸穆公夜襲晉師。穆公曰：「同爲勤王而來，此雖有私怨，未可動也。乃各歸其國。時齊桓公亦遣管仲將兵救周，聞戎兵已解，乃遣人詰責戎主。戎主懼齊兵威，使人謝曰：『我諸戎何敢犯京師？爾甘叔招我來耳。』襄王於是逐王子帶，子帶出奔齊國。戎主使人詣京師，請罪求和。襄王許之。襄王追念管仲定位之功，今又有和戎之勞，乃大饗管仲，待以上卿之禮。管仲對曰：「有國高二子在，臣不敢當。再三謙讓，受下卿之禮而還。是冬，管仲病，桓公親往問之。見其瘡甚，乃執其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幸而不起，寡人將委政於何人？』時甯戚賓須無先後俱卒。管仲嘆曰：『惜哉！平甯戚也。』桓公曰：『甯戚之外，豈無人乎？』吾欲任鮑叔牙何如？」仲對曰：「鮑叔牙君子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人善惡過於分明，夫好善可也，惡惡已甚，人誰堪之？」鮑叔牙見人之一惡，終身不忘，是其短也。桓公曰：「隰朋何如？」仲對曰：「庶乎可矣。隰朋不恥下問，居其家不忘公門，言畢喟然嘆曰：『天生隰朋，以爲夷吾舌也。』身死舌安得獨存？恐君之用隰朋不能久耳。」桓公曰：「然則易牙如何？」仲對曰：「君卽不問，臣亦將言之。彼易牙豎刁開方三人，必不可近也。」桓公曰：「易牙烹其子以適寡

人之口。是愛寡人勝於愛子。尚可疑耶。仲對曰。人情莫愛於子。其子且忍之。何有於君。桓公曰。豎刁自宮以事寡人。是愛寡人勝於愛身。尚可疑耶。仲對曰。人情莫重於身。其身且忍之。何有於君。桓公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於寡人。以寡人之愛幸之也。父母死不奔喪。是愛寡人勝於父母。無可疑矣。仲對曰。人情莫親於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有於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棄千乘而就君。其所望有過於千乘者矣。公必去之。勿近。近必亂國。桓公曰。此三人者。事寡人久矣。仲父平日何不聞一言乎。仲對曰。臣之不言。將以適君之意也。譬之於水。臣爲之隄防焉。勿令泛溢。今隄防去矣。將有橫流之患。君必遠之。桓公默然而退。畢竟管仲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穆姬登臺要大赦

話說管仲於病中。囑桓公斥遠易牙。豎刁。開方三人。薦隰朋爲政。左右有聞其言者。以告易牙。易牙見鮑叔牙。謂曰。仲父之相。叔所薦也。今仲病。君往問之。乃言叔不可以爲政。而薦隰朋。吾意甚不平焉。鮑叔牙笑曰。是乃牙之所以薦仲也。仲忠於爲國。不私其友。夫使牙爲司寇。驅逐佞人。則有餘矣。若使當國爲政。即爾等何所容身乎。易牙大慚而退。踰一日。桓公復往視仲。仲已不能言。鮑叔牙隰朋莫不垂淚。是夜仲卒。桓公哭之。慟曰。哀哉。仲父是天折吾臂也。使上卿高虎董其喪。殯葬從厚。生前采邑。悉與其子。令世爲大夫。易牙謂大夫伯氏曰。昔君奪子駢邑三百。以賞仲之功。今仲父已亡。子何不言於君。而取還其邑。吾當從旁助子。伯氏泣曰。吾惟無功。是以失邑。仲雖死。仲之功尚在也。吾何面目求邑於君乎。易牙嘆曰。仲死。猶能使伯氏心服。吾儕眞小人矣。且說桓公念管仲遺言。乃使公孫隰朋爲政。未一月。隰朋病卒。桓公曰。仲父其聖人乎。何以知朋之用於吾不久也。於是使鮑叔牙代朋之位。牙固辭。桓公曰。今舉朝無過於卿者。卿欲讓之何人。牙對曰。臣子好善惡惡。君所知也。君必用臣。請遠易牙。豎刁。開方。乃敢奉命。桓公曰。仲父固言之矣。寡人敢不從子。即日罷斥三人。不許入朝相見。鮑叔牙乃受事。時有淮夷侵犯杞國。杞人告急於齊。齊桓公合宋魯陳衛鄭許曹七國之君。親往救杞。遷其都於綠陵。諸侯尙從齊之令。以能用鮑叔牙不改管仲之政故也。話分兩頭。卻說晉自惠公即位。連歲麥禾不熟。至五年復大荒。倉庫空虛。民間絕食。惠公欲乞糴於他邦。思想惟秦比鄰地近。且婚姻

之國。但先前負約未償，不便開言。卻芮進曰：「吾非負秦約也，特告緩其期耳。若乞糴而秦不與，秦先絕我，我乃負之有。」名矣。惠公曰：「卿言是也。」乃使大夫慶鄭、持寶玉於秦，告糴。穆公集羣臣計議，晉許五城不與。今因饑乞糴，當與之否？慶叔百里奚同聲對曰：「天災流行，何國無之？救災恤鄰，理之常也。順理而行，天必福我。」穆公曰：「吾之施於晉已重矣。公孫枝對曰：「若重施而獲報，何損於秦？其或不報，曲在彼矣。」民憎其上，孰與我敵？君必與之。」平豹思念父仇，攘臂言曰：「晉侯無道，天降之災，乘其饑而伐之，可以滅晉。此機不可失。」餘余曰：「仁者不乘危以邀利，智者不僥倖以成功。與之爲當。」穆公曰：「負我者晉君也，饑者晉民也。吾不忍以君故，遷禍於民。於是運粟數萬斛於渭水，直達河汾。雍絳之間，舳舻相接。命曰：「泛舟之役，以救晉之饑。」晉人無不感悅。史官有詩稱穆公之善云。

晉君無道至天災，雍絳紛紛送粟來。誰肯將恩施怨者？穆公德量果奇哉。

明年冬，秦國年荒，晉反大熟。穆公謂蹇叔百里奚曰：「寡人今日乃思二卿之言也。豐凶互有，若寡人去冬過晉之糴，今日歲饑，亦難乞於晉矣。」平豹曰：「晉君貪而無信，雖乞之，必不與。」穆公不以爲然，乃使冷至亦寶寶玉，如晉告糴。惠公將發河西之粟，以應秦命。卻芮進曰：「君與秦粟，亦將與秦地乎？」惠公曰：「寡人但與粟耳，豈與地哉？」芮曰：「君之與粟爲何？惠公曰：「亦報其泛舟之役也。」芮曰：「如以泛舟爲秦德，則昔年納君，其德更大。君舍其大而報其小，何哉？」慶鄭曰：「臣去歲奉命乞糴於秦，秦君一諾無辭，其意甚美。今乃閉糴不與，秦怨我矣。」呂飴甥曰：「秦與晉粟，非好晉也，爲求地也。不與粟而秦怨，與粟而不與地，秦亦怨均之怨也。何爲與之？」慶鄭曰：「幸人之災，不仁；背人之施，不義；不義不仁，何以守國？」韓簡曰：「鄭之言是也。」使去歲秦閉我糴，君意何如？號射曰：「去歲天饑，晉以授秦，秦弗知取而貸我粟，是甚愚也。今歲天饑，秦以授晉，晉奈何逆天而不取，以臣愚意，不如約會梁伯，乘機伐秦，共分其地，是爲上策。」惠公從號射之言，乃辭冷至曰：「敝邑連歲饑饉，百姓流離。今冬稍稔，流亡者漸歸故里，僅能自給，不足以相濟也。冷至曰：「寡君念婚姻之誼，不責地，不閉糴，固曰：「同患相恤也。」寡君濟君之急，而不得報於君，下臣難以復命。」呂飴甥卻芮大喝曰：「汝前與平鄭父合謀，以重幣誘我，幸天破奸謀，不墮汝計。今番又來饒舌，可歸語汝君，要食晉粟，除非用兵來取。冷至含憤而退。慶鄭出朝，謂太史

郭偃曰：晉侯背德怒鄰，禍立至矣。郭偃曰：今秋沙鹿山崩，草木俱偃，夫山川國之主也，晉將有亡國之禍，其在此乎？史臣有詩譏晉惠公云：

泛舟遠道，賑饑窮，偏遇秦饑，意不同。自古負恩人不少，無如晉惠負秦公。

冷至回復秦君，言秦不與晉粟，反欲糾合梁伯，共興伐秦之師。穆公大怒曰：人之無道，乃至出於意料。若此，寡人將先被梁而後伐晉。百里奚曰：梁伯好土功，國之曠地，皆築城建室，而無民以實之，百姓胥怨，此其不能用衆助晉明矣。晉君雖無道，而呂卻俱彊力自任，若起絳州之衆，必然震驚四鄙。兵法云：先發制人，今以君之賢，諸大夫之用，命往聲晉，侯負德之罪，勝可必也。因以餘威乘梁之敝，如振槁葉耳。穆公然之，乃大起三軍，留蹇叔、繇余輔太子罽守國。孟明視引兵巡邊，躡壓諸戎。穆公同百里奚親將中軍，西乞術、白乙、丙保駕，公孫枝將右軍，公子繫將左軍，共車四百乘，浩浩蕩蕩，殺奔晉國。來晉之西鄙，告急於惠公。惠公問於羣臣曰：秦無故興兵犯界，何以禦之？慶鄭進曰：秦兵爲主上背德之故，是以來討，何謂無故？依臣愚見，只宜引罪請和。劉五城以全信免動干戈，惠公大怒曰：以堂堂千乘之國，而割地求和，寡人何面目爲君哉？喝令先斬慶鄭。然後發兵迎敵。號射曰：未出兵，先斬將，於軍不利。姑赦令從征，將功折罪。惠公准奏。當日大閱車馬，選六百乘，命卻步揚家僕徒慶鄭、蛾析分將左右，已與號射居中，單調度，屠岸夷爲先鋒，離絳州望西進發。晉侯所駕之馬，名曰小駟，乃鄭國所獻，其馬身材小巧，毛鬣潤澤，步驟安穩。惠公平昔甚愛之。慶鄭又諫曰：古者出征大事，必乘本國出產之馬。其馬生在本土，解人心意，安其教訓，服習道路，故遇戰隨人所使，無不如志。今君臨大敵而乘異產之馬，恐不利也。惠公叱曰：此吾慣乘，汝勿多言。卻說秦兵已渡河，東三戰三勝，守將皆奔竄，長驅而進，直至韓原下寨。晉惠公聞秦軍至韓，乃盛額曰：寇已深矣，奈何？慶鄭曰：君自招之，又何問焉？惠公曰：鄭無禮，可退。晉兵離韓原十里下寨，使韓簡往探秦兵多少。簡回報曰：秦師雖少於我，然其鬥氣十倍於我。惠公曰：何故？簡對曰：君始以秦近而奔梁，繼以秦援而得國，又以秦賑而免饑，三受秦施而無一報。君臣積憤，是以來伐。三軍皆有責負之心，其氣銳甚，豈止十倍而已。惠公愠曰：此乃慶鄭之語，定伯亦爲此言乎？寡人當與秦決一死敵，遂命韓簡往秦軍請戰。

曰寡人有甲車六百乘。足以待君。君若退師。寡人之願。若其不退。寡人即欲避君。其奈此三軍之士何。穆公笑曰。孺子何驕也。乃使公孫枝代對曰。君欲國。寡人納之。君欲粟。寡人給之。今君欲戰。寡人敢拒命乎。韓簡退曰。秦理直。吾不知死所矣。晉惠公使郭偃卜車右諸人莫吉。惟慶鄭爲可。惠公曰。鄭黨於秦。豈可任哉。乃改用家僕徒爲車右。而使卻步揚御車。逆秦師於韓原。百里奚登壘。望見晉師甚衆。謂穆公曰。晉侯將致死於我。君其勿戰。穆公指天曰。晉負我已甚。若無天道。則已。天而有知。吾必勝之。乃於龍門山下。整列以待。須臾。晉兵亦布陣畢。兩陣對圓。中軍各鳴鼓進兵。屬岸夷恃勇手。握渾鐵槍一條。何止百斤之重。先撞入對陣。逢人便刺。秦軍披靡。正遇白乙丙兩下交戰。約莫五十餘合。殺得性起。各跳下車來。互相扭結。屬岸夷曰。我與你併個死活。要人幫助的。不爲好漢。白乙丙曰。正要獨手擒拿你。方是英雄。吩咐衆人都莫來。兩個拳捶脚踢。直扭入陣後去了。晉惠公見屬岸夷陷陣。急叫韓簡梁繇靡引軍沖其左。自引家僕徒等。沖其右。約於中軍取齊。穆公見晉分兵兩路沖來。亦分作兩路迎敵。且說惠公之車。正遇見公孫枝。惠公遂使家僕徒接戰。那公孫枝有萬夫不當之勇。家僕徒如何鬥得過。惠公教步揚用心執轡。寡人親自助戰。公孫枝橫戟大喝曰。會戰者一齊上來。只這一聲喝。如霹靂震天。把個國舅號射嚇得伏於車中。不敢出氣。那小駟未經戰陣。亦被驚嚇。不繇御人做主。向前亂跑。遂陷於泥濘之中。步揚用力鞭打。奈馬小力微。拔脚不起。正在危急。恰好慶鄭之車從前而過。惠公呼曰。鄭速救我。慶鄭曰。號射何在。乃呼鄭耶。惠公又呼曰。鄭速將車來載寡人。鄭曰。君穩乘小駟。臣當報他人來救也。遂催轅轉左而去。步揚欲往覓他車。爭奈秦兵圍裏將來。不能得出。再說韓簡一軍沖入。恰遇著秦穆公中軍。遂與秦將西乞術交戰。三十餘合。未分勝敗。蛾蜚引軍又到。兩下夾攻。西乞術不能當。被韓簡一戟刺於車下。梁繇靡大叫。敗將無用之物。可協力擒捉秦君。韓簡不顧西乞術。驅率晉兵。逕奔戎輅來捉穆公。穆公嘆曰。我今日反爲晉俘。天道何在。纔嘆一聲。只見正西角上一隊勇士。約三百餘人。高叫勿傷吾恩主。穆公擡頭看之。見那三百餘人。一個個蓬首相肩。脚穿草履。步行如飛。手中皆執大砍刀。腰懸弓箭。如混世魔王。手下鬼兵一般。脚蹤到處。將晉兵亂砍。韓簡與梁繇靡慌忙迎敵。又見一人飛車從北而至。乃慶鄭也。高叫勿得戀戰。主公已被秦兵困於龍門山泥濘之中。

可速往救。韓簡等無心廝殺，撇了那一夥壯士，逕奔龍門山來救晉侯。誰知晉惠公已被公孫枝所獲，并家僕徒競射步揚等一齊就縛，已歸大寨去了。韓簡頓足曰：「獲秦君，猶可相抵，慶鄭誤我矣。」梁繇靡曰：「君已在此，我輩何歸？」遂與韓簡各棄兵仗，來投秦寨。與惠公做一處，再說那壯士三百餘人，救了秦穆公，又救了西乞術、秦兵乘勝掩殺晉兵，大潰龍門山下屍積如山。六百乘得脫者，十分中之二三耳。慶鄭聞晉君見擒，遂偷出秦軍，遇蛾析被傷在地，扶之登車，同回晉國。韓簡有詩詠韓原大戰之事，詩曰：

龍門山下嘆與屍，只爲昏君不報施。晉秦兩家分勝敗，明明天道豈無知。

卻說秦穆公遺於大寨，謂百里奚曰：「不聽井伯之言，幾爲晉笑。那壯士三百餘人，一齊到營前叩首。」穆公問曰：「汝等何人，乃肯爲寡人出死力耶？」壯士對曰：「君不記昔年亡善馬乎？吾等皆食馬肉之人也。原來穆公會出獵於梁山，夜失良馬數匹，使吏求之，尋至岐山之下，有野人三百餘羣聚而食馬肉，吏不敢驚之，趨報穆公。速遣兵往捕，可盡得。」穆公嘆曰：「馬已死矣，又因而戮人，百姓將謂寡人貴畜而賤人也。」乃索軍中美酒數十甕，使人賈往岐下，宣君命而賜之曰：「寡君有言，食良馬肉，不飲酒傷人。今以美酒賜汝。野人叩頭謝恩，分飲其酒，齊嘆曰：『盜馬不罪，更慮我等之傷，而賜以美酒，君之恩大矣。何以報之？』至是聞穆公伐晉，三百餘人皆舍命趨至韓原，前來助戰，恰遇穆公被圍，一齊奮勇救出，真個是。」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施薄報薄，施厚得厚。有施無報，何異禽獸。

穆公仰天嘆曰：「野人且有報德之義，晉侯獨何人哉？」乃問衆人中有願仕者，寡人能爵祿之。壯士齊聲應曰：「吾儕野人，但報恩主一時之惠，不願仕也。」穆公各贈金帛，野人不受而去。穆公嘆息不已。後人有詩云：

韓原山下兩交鋒，晉甲重重困穆公。當日若誅牧馬士，今朝焉得出樊籠。

穆公點視將校不缺，單不見白乙丙一人。使軍士遍處搜尋，聞土窟中有哼聲，趨往視之，乃是白乙丙與屠岸夷相持滾入窟中，各各力盡氣絕，尙扭定不放手。軍士將兩下拆開，擡放兩個車上，載回本寨。穆公問白乙丙，已不能言，有人

看見他兩人併命之事。向前奏知如此如此。穆公嘆曰：兩人皆好漢也。問左右有識晉將姓名者乎？公子繫就車中觀看。奏曰：此乃勇士屠岸夷也。臣前弔晉二公子夷亦奉本國大臣之命來迎。相遇於城次。是以識之。穆公曰：此人可留。爲秦用乎？公子繫曰：弑車子殺里克皆出其手。今日正當順天行誅。穆公乃下令將屠岸夷斬首。親解錦袍以覆白乙丙命。百里奚先以濕車載回秦國就醫。丙服藥吐血數斗。半年之後方纔平復。此是後話。再說穆公大獲全勝。拔寨都起。使人謂晉侯曰：君不欲避寡人。寡人今亦不能避君。願至敝邑而請罪焉。惠公俛首無言。穆公使公孫枝率車百乘。押送晉君至秦。號射韓簡梁繇靡家僕徒卻步揚郭偃卻乞等皆披髮垢面。草行露宿。相隨如奔喪之狀。穆公復使人弔諸大夫。且慰之曰：爾君臣謂要食晉粟。用兵來取。寡人之留爾君。聊以致晉之粟耳。敢爲已甚乎？二三子何患無君。勿過戚也。韓簡等再拜稽首曰：君憐寡君之愚。及於寬政。不爲已甚。皇天后土實聞君語。臣等敢不拜賜。秦兵回至雍州界上。穆公集羣臣議曰：寡人受上帝之命。以平晉亂。而立夷吾。今晉君背寡人之德。卽得罪於上帝也。寡人欲用晉君郊祀上帝。以答天貺。何如？公子繫曰：君言甚當。公孫枝進曰：不可。晉大國也。吾俘虜其民。已取怨矣。又殺其君。以益其忿。晉之報秦。將甚於秦之報晉也。公子繫曰：臣意非徒殺晉君已也。且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殺無道而立有道。晉人德我不暇。又何怨焉？公孫枝曰：公子重耳仁人也。父子兄弟相去一閭耳。重耳不肯以父喪爲利。其肯以弟死爲利乎？若重耳不入。別立他人。與夷吾何擇？如其肯入。必且爲弟而仇秦。君廢前德於夷吾。而樹新仇於重耳。臣竊以爲不可。穆公曰：然則逐之乎？囚之乎？抑復之乎？三者孰利？公孫枝對曰：囚之一匹夫耳。於秦何益？逐之必有謀納者。不如復之。穆公曰：不喪功乎？枝對曰：臣意亦非徒復之已也。必使歸吾河西五城之地。又使其世子圉爲質於吾國。然後許成焉。如是則晉君終身不敢惡秦。且異日父死子繼。吾又以爲德於圉。晉世世戴秦。利孰大乎？穆公曰：子桑之算。及於數世矣。乃安置惠公於靈臺山之離宮。以千人守之。穆公發遣晉侯。方欲起程。忽見一班內侍皆服衰經而至。穆公意謂有夫人之變。有欲問之。那內侍口述夫人之命曰：上天降災。使秦晉兩君棄好卽戎。晉君之獲亦婢子之羞也。若晉君朝入。則婢子朝死。夕入。則婢子夕死。今特使內侍以喪服迎君之師。若救晉侯。猶救婢子。惟君諒之。穆公大驚。問夫人在